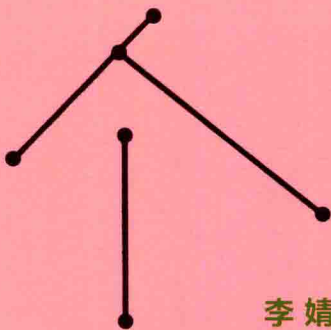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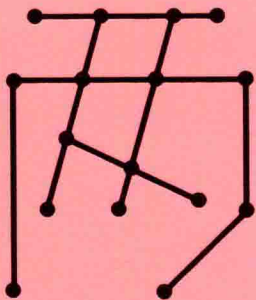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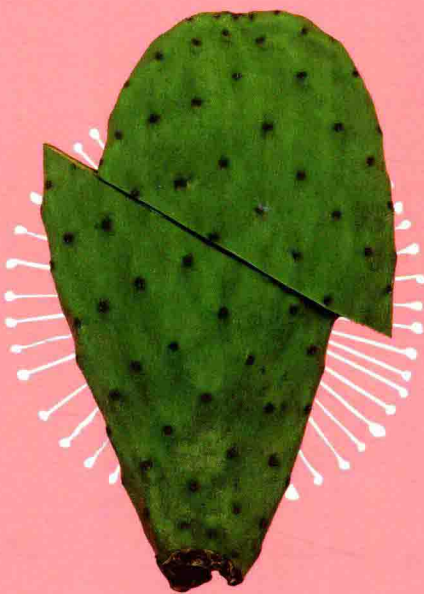
李婧 著

豆瓣红人

mumudanc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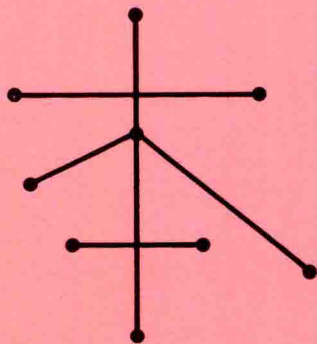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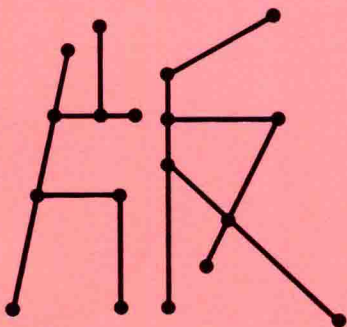
(真名李婧)

首部短篇小说集



真实呈现当代都市女性的
精神世界和生存图景。

爱情转瞬即逝，
背叛猝不及防，
自立才是真正的救赎。



台海出版社

两 个

李 婧 著



版 本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个版本 / 李婧著. —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7.11
ISBN 978-7-5168-1593-9

I. ①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1880 号

两个版本

著 者: 李 婧

责任编辑: 姚红梅

装帧设计: 林 丽

版式设计: 追随阳光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 —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—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145×210

1/32

字 数: 148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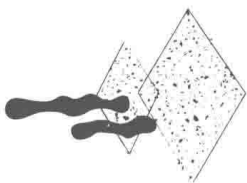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93-9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力量
温柔的

一个作者，永远要面临的两个问题：写什么与怎么写。

换句话说，这是个写作策略问题。在没有形成风格前，作者要不断思考这两个问题，风格形成后，仍然要在这两个问题里进行孤独的修炼，即便已是熟手也不例外，只不过手熟而已。

两年前的五月，我与李婧在上海湖南路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长谈一个下午。当时我送了她一本并不厚的小说：《鸽子》，这是帕特里克·聚斯金德的另一本小说集，这家伙魔鬼般的想象力人们已在《香水》这部大作中见识过。我特意挑这本书送她，当然是有用意的，希望她学会写小说，并越写越好。在写好小说前，

得读到好的小说。或许那是一个分水岭，我发现她在后来谈论阅读、写作时，眼界已投向更远处。许多人，只是说说而已，她是说做就做，而且是持续的，用笨工夫。这种力量在她身上生长，我想总有一天，力量与经历会形成可怕的爆发力。

我不能说她有多大的写作天赋，但她有绝大部分人都不具备的勤奋与认真。这种特质让她成为李婧，就像一个容器，人世上、生活中，好的、坏的、喜悦的、悲伤的，统统盛入其中，却又并非刻意，放着放着，人、事、物加上时间的演化，便悟出写作中的两个基础问题，或者说难题：写什么与怎么写。

一个作者，把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解决得越好，必然语言也会更好。许多时候，她会进入这些冷静的思考状态，触碰问题本质，社会、家庭、自然以及生活种种，都转化成各个平台上的专栏、日记、散文。你能感受到她在寻找突破，从散文突破到小说，从商业写作突破到文学写作，像一个求生欲极强的人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，她绝不会坐以待毙，这是她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动因。

对有写作野心的作者而言，只有一种人生是远远不够的。于是，

打捞生活中的记忆，创造故事，重新编排人生的密码，穿越时空的裂痕去远行。

显然，李婧具备小说这门手艺的基本功：敏感、善良、多情。我不确定这算不算天赋，但我知道，不具备这些，最好不要碰小说。希望她走得更远，认真且勤奋地走下去。

凹凸凹

2017年6月于杭州



辑 一

爱与谎言

两个版本 / 002

顶楼停车场 / 027

失踪的丈夫在肯德基 / 036

辑 二

城市与欲望

Z100次列车 / 050

开电梯的王阿姨 / 068

邻居 / 079

露水 / 093

雪 / 114

辑 三

过去与美好

冰 河 / 122

一个胖子 / 131

辑 四

王坏蛋与李小美

“该朋友暂未开启朋友圈” /

144

剩下的夜晚都留给你 / 159

王坏蛋有个文件夹叫“创意”

/ 168



辑 五

现在与真

当我们在谈恋爱时，我们在谈什么

/ 176

论一种野蛮生长的能力 / 186

她们在一个王国 / 195

辑 六

希望与失望

明白小姐 / 204

37 | 27 / 219

后记 / 243

辑 一

爱
与
谎 言

P001- 048

两个版本

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27岁时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，遇见过一些人，听过不少离奇的故事，但始终不如在A城经历的那个故事强劲。我对它印象至深，因为我至今分不清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故事总有两个版本。

那是我刚从Y城辞职后，抱着休整一段时间的心，接了一个老同学在A城揽下的活。这活说起来不难，记录一个文化酒店项目的全过程，我的工作类似于做纪实文学——说普通点，就是当个“场记”——留下项目人物的丰功伟绩，以便日后歌颂。在去之前我把曾经写过的一些故事和报告文学发给他们，老同学说可以，够用，我便去了。

A城并不繁华，相比我待过的Y城，地方小，发展节奏慢，

我去的时候正是深秋，梧桐树上的叶子正要掉光。一排排树，配以两边沉如墓室的灰黑色高楼，秋风中再飘下几片枯叶——整个城市到了冬天就像从坟里挖出来的，令人压抑得说不出话来。

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天气、这样的景，造就了A城一批文人。他们长年累月地在萧瑟中感怀人生，杰出的人物拿了茅盾文学奖、见诸报端；不知名的文学爱好者们像子一样游离。他们常常三三两两相聚，或在酒吧，或在茶室，夜深人静时酌一壶酒，能聊一宿风月之事。

我去的那个项目里自然有这样的人，负责的老板就是。他姓陈，年逾四十，虽然是个商人，但偏爱文艺，所以做了这个和中式文化有关的酒店项目。他保养得很好，爱运动，也爱内修，所以看起来像是三十五六，血气方刚“正当年”。和他吃过几次饭后，你就能知道他为人爽直：爱酒，爱上等白酒，喝起来那叫一个大方，茅台随随便便能干掉一斤。

他身边有个秘书，姓杨，叫杨曦妤。她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和我一样从Y城来到A城。她看起来眉目清秀，温文尔雅，常着中式古典服装，好似古时候的大家闺秀。因此遇到她的人都不厌她，我对她也颇有好感。小杨平常打点办公室事务，工作不算太忙，但也相当紧凑。平日我也和她对接，凡是需要我到场记录的事件，都由她负责通知我，知会我材料和注意事项；有时她叫上

我一起陪同领导会客，重要的客人如银行行长、政府官员，我都得备份记录下。这件事的必要性在于，白天大家的正经会面往往聊不出什么，到了晚上自由之风总能扑面而来，吹散陌生人之间的拘泥和紧张。因此那些出人意料的话语、惊人听闻的故事，也往往从夜宴里传来。对我这样的记录者来说，是再好不过的事。

有一次，陈总请了A城的一个作家、一个杂志主编、一个年轻摄影师，还有几个政府官员一起吃饭，叫上了小杨和我。陈总说，“晓萍你以后可是文化人，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”，我便去了。这顿饭不同往常，饭局设在A城郊区偏僻的山间，驱车需20公里，一行人到晚七点才摸到一个坐落在路边村子里的小栋别墅。看起来那就是村民自家的宅基地，小门小院，进去后却别有洞天。

主持这间屋子的人姓端，也是这家“馆子”的大厨。大家都叫他“老端”，显然他与文化界名流相熟，墙上的字画、厅堂里的摆设，虽然简单，但能嗅到名贵的味道。陈总和一行人进门后就开了话匣子般谈起了字画，指着堂间的镇店之宝，说这是某陈姓书法家的大作。既是他本家，又喜欢收藏字画，可求了老端小半年，他都不肯卖，陈总也只有来吃饭才能赏味。宾客们听了陈总的话齐齐打趣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；他们一一走近那幅镇店之宝，用手机拍下字底下的落款。陈总大笑说：“老端做的菜也是

极好，来来来，到里面坐。”

里面的包间又不同于厅堂。玄关的木几上只摆了一座瓷器，瓷器呈奶白色，透亮饱满；内里插着一支刚开苞骨朵的花枝，散开微微清香。宾客们自然敏感，纷纷意识到这必也是大家之作，陈总笑着介绍说，这花瓶出自A城某隐居江西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“大姚”之手。大姚一日来老端家吃饭，吃得兴起，就赠他一个花瓶。“也是无价之宝啊！”陈总两眼熠熠地感慨道。

兴许是特别的艺术氛围催生了特别的自由——不同往日大谈金钱之事，这顿饭一开局，陈总就问作家：“哎，你那画家朋友，现在还和电视台那主持人在一起吗？”

我默默一惊，看作家——气定神闲地嚼着水煮花生，不吱声，只笑；身旁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嚼了一口凉拌马兰头，大声应道：“早分了！你不知道啊！和他艺术学院的学生搞一块咯！”

“哈！哈！哈！哈！”陈总大笑四声，笑声如京剧里唱念做打的腔调，既带着蔑视，又充满同情，仿佛千帆阅尽的过来人似的，摇摇头说：“啧啧啧，老牛被嫩草绊了噢！”

桌上其他人都在默笑，女编辑显然和他更熟一些，“你还担心人家老陈，人家是牛吃草，你是草吃牛，都要把你掏空咯！”

嚼着花生的作家不禁笑出了声，呛了一口花生末，连忙倒上茶水“咕噜”几下漱口。陈总面露难色，立马打岔道：“讲什么

呢！喝酒喝酒！”众人立马举杯豪饮，身旁的小杨默不作声，脸涨得通红——我便一下明白了。

那晚大家都喝嗨了，聊了许多艺术圈的风流韵事。对我倒是轻松的一晚，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记的，这顿饭算白白吃了一顿。到晚十一点，小杨见我打车回去太远，便留我去她家住。她有个保姆，平常带孩子一起睡，让我和她睡一床，我就答应了下来。

对公司里的桃色新闻，说实话我并不关心。毕竟A城的景与气候我都不喜欢，我想做完这个项目肯定走人。过去在Y城待了一阵，我也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当每个人都像空气。现在小杨于我，也没有特殊到哪里去。不过她倒是热心的人，一回家立马为我翻出一套玫红色睡衣，帮我调好洗澡热水，又忙不迭地打开客厅和卧室的两个空调，烘足马力到三十度。在我踏进她家后十来分钟，这个位于A城中心一个中档小区里130平方米的大房子，瞬间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春天。

我洗好澡后，穿上小杨的玫红色睡袍，有点不适应。她睡衣上有股特别香艳的气味，像Y城高档百货里常能闻到的味道，但我不记得是哪种——我看着洗手间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，全是名牌，还有的根本叫不出名字……我偷偷打开一罐，往自己身上喷

了喷。

小杨见我洗完澡，问我要不要涂点润肤乳。她说女人的身体比脸还重要，倒让我联想了一些不好的事。

我说：“空调可以关了啊，这么大房子，太浪费了。”

“没事，尽管用，自己舒服才好。”她趿拉着拖鞋，去厨房里泡一壶玫瑰茶，细细糯糯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。

泡好茶，小杨捏着两个精致的小骨瓷杯走来客厅。我坐在铺着白色羊毛垫的软皮沙发上，她站着把一杯清澈的玫瑰茶递给我，冷不丁说了一句：“其实人生没什么意思，最重要还是对自己好。”

我一下接不上话，只好接过她的茶，“唔……”。

“其实老陈对我挺好的。”

“嗯？你说陈总？”我没想到她会聊这个。

“是的。平常我只跟熟人称老陈。今天你也听到了，他们取笑我。不过我习惯了。”

小杨背过身去，打开桌上的香薰灯。

“你和陈总……”我尴尬地问。

“不是你想的那个关系。就是很好的朋友。他很照顾我。”

“噢……我也没多想。”

“能理解。女人嘛，本来就是弱势群体。更何况我是离了婚